

續古文辭彙纂

一  
函  
十二册  
函

蘇子雲  
船  
PDG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中編之七

傳狀類

漢書趙充國傳

按趙充國與辛慶忌同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陵。令居始為騎士。曰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曰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

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曰。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曰。問充國對曰。羌人所曰易制者。曰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其擊居之。曰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

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曰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  
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  
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  
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曰絕  
漢道充國曰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  
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  
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勅視諸羌毋令解仇曰發覺其謀於是兩  
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  
十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  
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  
城邑殺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  
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令居曰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屬老臣。勿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曰：「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虜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曰：「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

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今居虜。竝出絕轉道。卬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曰。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曰。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

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皆多羸瘦，可益馬食。己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曰：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己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己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己一馬自佗，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己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己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己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

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曰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閣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曰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曰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曰東粟石有餘。芻藁束數十。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

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曰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曰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曰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曰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曰大軍當至。漢不誅罕。曰解

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臣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臣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臣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臣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臣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臣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

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曰。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姚纂已入奏議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旱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  
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曰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  
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  
曰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  
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  
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曰十二月  
擊先零羌卽疾劇畱屯毋行獨遣破羌强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  
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曰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  
兵璽書中郎將卽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曰傾國  
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  
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  
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

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  
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  
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曰死守之明主可爲忠  
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曰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  
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  
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  
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曰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曰爲  
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  
千頃曰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

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已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已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薄。唯陛下裁許。姚纂已入奏議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已全取勝，是已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已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

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已待可勝之虜雖未  
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  
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  
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已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  
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眾已成羌虜  
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  
支田土一歲罷騎兵已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  
至臨羌已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已閒暇時下所伐  
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  
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  
遠迫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  
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

令可至鮮水。已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已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姚纂

已入奏議

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

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已

止之？又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

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

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已計爲本，故多筭

勝少筭。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

孱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已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執及并力已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已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已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冒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已